

信访干部

直面干群矛盾，反思基层现状和发展

孟新军 著

是群众不明白还是干部不清白？

是群众不听话还是干部不像话？

XIN FANG
GAN BU

是群众出难题还是干部有问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信访干部

中国首部信访题材官场小说 孟新军◎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访干部/孟新军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80240-607-0

I. ①信… II. ①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2712 号

书 名	信访干部
著 者	孟新军
责任编辑	范 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第一章	人事急变 / 001
第二章	走马上任 / 008
第三章	狭路相逢 / 015
第四章	修改标语 / 021
第五章	上访老户 / 028
第六章	借车 / 035
第七章	公开电话 / 041
第八章	接受责问 / 047
第九章	主角缺席 / 053
第十章	临场发挥 / 060
第十一章	停职反省 / 068

CONTENTS



目录

信訪干部

第十二章	调虎离山 / 075
第十三章	千里追踪 / 080
第十四章	百般周旋 / 086
第十五章	上级问责 / 092
第十六章	事出有因 / 100
第十七章	推销 / 106
第十八章	真面目 / 112
第十九章	遭遇报复 / 118
第二十章	墙外开花 / 125
第二十一章	演戏 / 133
第二十二章	压力 / 139
第二十三章	联合调查 / 145



目录

信訪干部

CONTENTS

第三十六章	强制拆迁 / 223
第三十七章	游说亲属 / 229
第三十八章	围堵县委 / 234
第三十九章	老屋鬼哭 / 240
第四十章	暗访民情 / 245
第四十一章	一票否决 / 252
第四十二章	天安门前 / 259
第四十三章	永定河边 / 263
第四十四章	急召回乡 / 270
第四十五章	从零开始 / 277

第二十四章	触动 / 152
第二十五章	招商 / 160
第二十六章	地位突升 / 166
第二十七章	迎接部长 / 172
第二十八章	偶遇佳丽 / 178
第二十九章	征地 / 184
第三十章	焦点访谈 / 189
第三十一章	问计 / 194
第三十二章	一场误会 / 199
第三十三章	仓皇而逃 / 206
第三十四章	市长下乡 / 212
第三十五章	打通关系 / 217

第一章 人事急变

天洋洋洒洒下着大雪，地上一片银白。

一辆落满雪片的黑色小轿车一头扎进丰碑县县委大院。

院子不大，十分整洁。院内西南角醒目地矗立着一块 10 米高碑，碑身上密密麻麻刻满了人名。这些人，有的为保家卫国捐躯，有的为民请命捐躯，有的为改革开放事业操劳过度牺牲在工作岗位。据说几年前这个县连续出了几名贪官，现任县委书记洪钟为弘扬这个城市的光荣传统，警示为官者清正为民，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委大院立了这座碑。当时立这碑招来了不少非议，很多人认为在县委大院里立碑是要将县委变墓地，非常不吉利。可洪钟不管那一套，义正辞严地说如果后来者不善于汲取历史教训，这县委无疑就是葬身的墓地！此语一出，四座哗然。

车子还没停稳，车门洞开，从里面急促地跳下一个人来，个头不高，50 岁光景，头有些秃。四周的环境他仿佛非常熟悉，没有左顾右盼就急匆匆径直进了办公大楼。

二楼县委书记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洪钟拿起放在旁边的剪刀熟练地拆开一封封信。他左边的案头上还堆着一摞信，粗略数来有二三十封。洪钟是前年从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的位子上调任丰碑县县委书记的，亲自拆阅群众来信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在洪钟提笔批信的工夫，50 岁光景的秃顶男人没敲

门就闯了进来，有意咳嗽了一声，不是给洪钟而是给老天爷打了声招呼。洪钟吓了一跳，抬头见是尚德镇党委书记陈思齐，心想这小子是中了哪门子邪。

“你老东西要吓死我呀！有啥事急成这样子？”洪钟放下手中的笔，一脸惊讶。

陈思齐自感觉冤大仇深，满肚子装的全是委屈，倚仗着头上毛少资格老，顾不上上下级礼节，就近朝沙发上一坐，毫不客气地直入主题：“洪书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您把老杨调到新潮那里，不明摆着挖我的墙脚吗——干脆把我撤职算了！”

陈思齐看似没头没脑的问话却使洪钟恍然大悟，立即换上一副笑脸道：“噢，原来是这事，我正要找你解释呢。”

“事都定了，还有解释的必要吗？”陈思齐没有买账，脸色极度难看，把头使劲摇个不停，额前仅有的几根劫后余生的头发几乎竖了起来，表示出非常痛苦、吃惊和无奈，“洪书记，您做得太绝了，我连做梦都没想到您偏向新潮偏向到做事不眨眼的地步。”

气愤之极陈思齐说话有点口无遮拦，差点说洪钟杀人不眨眼了。自觉有点过分，随后双手抱头不再做声。洪钟分明看到他在使劲关闭着双眼，硬硬地不让眼泪落下来。陈思齐已是50出头的人了，仅在乡镇书记这个位子上干了就10年有余。而新潮二十来岁，参加工作还不到5年，一般人在乡镇工作5年还只是个鞍前马后伺候人的办事员，而他却已是个人鞍前马后伺候着的乡镇一把手，还成为县里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可谓仕途坦荡，平步青云。这些日子有关他要当县委副书记的传说甚嚣尘上，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暗中积极购买他这支绩优股票，后生可畏的威力有点让同行们感到后脊梁骨缝里阵阵发冷。

领导岗位从来都是僧多粥少，新潮的茁壮成长无疑对陈思齐的进步构成了现实威胁，给陈思齐刚拨云见日的仕途前景又蒙上了一层难以料定的阴影。仅此而已也就罢了，权当是老天没有长眼，善恶不分，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却把与陈思齐合作多年的得力干将杨百家调到新潮那里，在陈思齐看来这无异于从他身上卸下一根硬骨头给本来就强硬的竞争对手安上，这无论如何让他都无法接受，想起这些，陈思齐心里五味杂陈。

洪钟早已明白了陈思齐的心思，“老陈，你先别急，慢慢听我解释。”洪钟给陈思齐端上一杯茶，试图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把老杨调到大新乡是组织的决

定，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洪钟有意看了一眼陈思齐，想试探他有什么反应，陈思齐还是把头深深地埋进双手里像块木头一样毫无反应，“你也知道，这几年全县经济发展很快，就是一个大新乡找不到产业支撑点，老是拖后腿，几任领导都为它着急上火。去年组织上考虑到新潮有头脑，年轻有闯劲，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让他全盘负责大新乡的工作。尽管当时争议很大，但从近一年的实践看，效果很不错，他给我们带来了大惊喜。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干部群众观念不像老同志那样强，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能力都显得不足，很需要有一位老同志来帮助他，否则，时间长了说不定大新乡还没发展起来，这个干部就毁掉了。组织上考虑来考虑去，觉得你那里的信访助理员杨百家是最合适的人选，是个做信访工作的天才，也是做群众工作的天才。”洪钟见陈思齐没有被说动的迹象，轻轻叹了口气说，“我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我知道对你不公平。”洪钟点着一支烟给陈思齐送上。

陈思齐把埋在双手里的头慢慢地抬起来，接过烟，但并没有抽。“洪书记，我理解您的苦衷，可是我也有苦衷，我也需要人帮啊。老杨这一走，我怎么办？您想没想过我的处境？”陈思齐有点被洪钟的真诚所打动，说话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呛劲，也换上了以情动人的策略。

“你需要老杨我明白，不要说你需要，就这样的人现在到处都需要，可是大新乡更需要。你是老书记了，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丰富，再说了你那地方这几年群众工作基础打得很结实，我对你是一百个放心，可是对新潮就不同了，一点把握都没有。这个人抓经济有一套，可做群众工作简直是摸门黑。你想想，在今天，不会做群众工作能搞好经济工作吗？经济搞得再好，发生一场大的群体性事件就全葬送了！我真担心哪一天他会出娄子。”洪钟沉思了片刻，“老陈啊，我们都不年轻了，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要着眼全县的发展，心中要有大局，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洪钟看了一眼陈思齐，“你的党龄差不多赶上新潮年龄了吧？”

“嘿，”陈思齐冷笑一声，“他年龄？他才几岁，我20岁党员就转正了，他还在他娘腿肚子里转筋呢！”陈思齐脱口而出，再一次流露出对自己党龄的津津乐道来。

洪钟听罢哈哈大笑，伸出打火机点陈思齐那一直叼在嘴上没有抽的烟。同时故意把火机喷射的火焰在陈思齐胡子前一晃，吓得陈思齐忙把脸往回撤，“你

想烧死我啊!”

洪钟更是爽朗地笑,“老陈啊,我就相信你有这个党性和觉悟,这就是老同志!只是将老杨调走,事前没有给你通个气,这是我的不是,今天我郑重给你赔礼道歉,你不会不接受吧?”

洪钟这么一说,陈思齐尽管有满肚子的气也只能把它们统统憋在肚皮里发酵,沉默了一会儿,眼里充满着渴望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有啥条件你尽管说,只要不让我给你上天揽月、下海捉鳖我尽可能答应。”洪钟心想,人家把大海都给了,咱还差还他几瓢水?

陈思齐好不容易露出点笑来,道:“我还没到黄世仁的份上,不至于提这样苛刻的条件。老杨干这么多年信访了,吃的苦受的气遭的罪我不说您也都知道——您本身就是干信访的出身——成绩更不用说,组织上这次点他的将,就是对他的最大肯定,我也感到长脸。只是这个干部默默无闻、无欲无求地干了大半辈子,能不能……”

没等陈思齐把话说完,洪钟哈哈大笑起来,漫不经心地点着一支烟,就势从椅子上站起来,正要说话,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洪钟抓起电话,“喂……噢,你呀,我正要找你呢。现在正忙,一会儿我给你要过去。”

洪钟意味深长地慢悠悠地挂了电话,嘴里想要说什么可没有说又把话咽了回去,一种说不出滋味的微笑挂在嘴角上。他起身离开办公桌,“你不就是要问能不能给提半级吗?这个心你就不用操了,组织上早替他考虑了,党的用人政策一贯是绝不能让老实能干的同志吃亏!”说到这里,洪钟似乎想到了什么,补充了一句,“就是吃亏也是眼前的——像杨百家这样的同志别说提半级,就是提一级都不过分!这样的干部不提,还提那些整天上蹿下跳、搬弄是非、跑官要官的小人?”

陈思齐从洪钟的言谈中感受到一股凛然正气,心情有些激动,开始对自己刚才的鲁莽感到不好意思,起身忙向前抓住洪钟的手:“洪书记,谢谢您!我看您挺忙,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如果不是中午有个外事活动,我应该留下你吃饭才对。这样吧,我先欠着你,改天补过来。”

送走了陈思齐,洪钟回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给刚才那个人回电话。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新乡党委书记新潮。

“你打电话是不是为杨百家的事?”

新潮有点吃惊,“您怎么知道?”

“你小子撅腚拉啥屎我都能知道,这点小心眼儿还能瞒过我?是不是要请我喝酒啊——我给你送去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把陈思齐都给得罪了。”

洪钟这么一说,新潮有些张不开嘴了,到嘴边的话也不好意思放出来,略作犹豫,最后还是咬了咬牙说:“首先谢谢洪书记,听说杨百家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过我想请示您一下,这个人才我能不能不要?”

洪钟被新潮说愣了,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句,皱起眉头提高语调道:“怎么,给你个人才还有意见?”

新潮听出了洪钟语气的不自在,灵机一动,忙说:“洪书记,我哪能有意见,感激还来不及呢!我是说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优秀的信访助理员,也是个人才——再说了,我把人家陈思齐的人才给挖来,怕他有啥想法,我不想和他闹得不团结。”

“这不是讲团结的时候!他有啥想法找我说,这事轮不到你操心——不会是你有什么想法吧?”洪钟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来回翻着办公桌上的群众来信,电话那边像是被噎住了,半天没有声音,最后洪钟打破了沉默,“我说小新啊,当书记你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是经济抓好就万事大吉了,还要学会弹钢琴。你看最近你那里的群众来信有多少,我手头二三十封信,你那个乡就占了将近一半——昨天堵县委大门的也是你那个乡的吧,怎么回事你回去过问了吗?”新潮没有回答。

洪钟知道他也答不上来,继续说,“我不是说信访多了不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信访是正常的,但信访过多它也不正常,起码说明你那个地方矛盾多。有了群众来信来访要重视,要真当回事,把问题解决掉,有问题不解决,矛盾会越积越多。你现在起步不错,经济抓得很有成效,但是社会问题如果不注意解决,最终经济也不会抓好,这个道理邓小平不早就说过吗?你在学校里就应该学过,现在是如何理解和应用它的问题,要把这些深刻的道理从书本上拿到工作中好好地实践揣摩才行。”说到这里,洪钟的语气放缓了很多,“你的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明显,如果把缺点克服了会有大前途,但要是注意,也会很致命。就这个问题,我准备专门找个时间跟你谈一谈,今天就不多说了。我不管你有多么优秀的信访助理员,也不管你有多么新奇的想法,杨百家这个信访

助理员我是派定了，不光派，还要占你那里一个副科级名额。你不要觉得吃了多大的亏，早晚你会偷着乐的。”

洪钟放下手中的电话，直起腰板，走到窗前，深吸一口烟，愣愣地看着窗外，鹅毛大雪依旧，房顶和树梢上银装素裹，明晃晃一片。他没有想到，组织对一个小小信访助理员的任命还惹着了两个乡镇党委书记，一个不愿放，一个不愿收。洪钟叹了口气，拍了拍脑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电话那边的新潮被洪钟连珠炮似的一阵说教弄得早就有点摸不着头脑，像个犯了大错的臣子只一个劲地连连称是，对方把电话挂断了半天，他还在紧张地对着话筒称是。待一阵虚汗出过，冷静下来放下电话，满屋子转着圈子自言自语又自我解嘲：“听说过这人才那人才，还从来没听说过信访人才！信访也有人才？干信访也需要人才？天下奇闻，闻所未闻！”

新潮打电话和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个人一直温顺矜持地站在他的旁边，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和签字笔，刚才还在不停地记新潮的谈话，现在开始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掏出一个自制的小册子——巴掌大小，粗线缝装——快速地翻动着，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认真地说：“‘文革’时有句常说的话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无中生有，说不准这个姓杨的和洪书记有什么关系，洪书记想用他可他又没啥特长，就来个无中生有，编出个信访人才来。”

说话的正是新潮刚任命的所谓的优秀信访助理员刘强根。刘强根三十来岁，原是大新乡食堂的伙夫，前段时间，市委组织部一位处长来大新检查工作，偶然的机会与刘强根多说了几句话，新潮误以为他与这位处长有特殊关系，就试探着问刘强根，刘强根将计就计编了一个弥天大谎，说这位处长是自己连襟的表哥，亲戚关系听起来远了点，但平时因走动得多，也就比较近，有什么话也能说得上。新潮为之一振，感到这是一个可利用的资源，当时正值乡信访助理员退休，于是撤了食堂，安排刘强根去干信访。

自从干了信访，刘强根一改当伙夫时不修边幅的形象，每天头梳得锃亮，西装革履俨然是个人物。新潮喜欢什么他就干什么，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自己知识不够，为了跟上形势，整天像女人一样随身挎着个小包，里面装的不是卫生巾，也不是化妆品，而是记录本、签字笔，还有一两本“名言锦句录”，每每说话，都挖空心思引经据典，刚才那句三十六计的话就是急忙忙从名言锦

句中找到的。找到这么一句，就像家常菜里上了道海参，闪亮了很多，品味也就上了一个层次。两个月来，他不辞辛苦地记新书记语录，查不懂的词汇，引名人名言，深得新潮喜欢。刘强根干得踌躇满志，单等有一日新潮慈悲大发，给自己个干部当当。可天有不测之风云，信访这个凉板凳还没有坐热，突然空降一个信访人才，着实让他有点措手不及，憋得喘不过气来。

新潮转得有点头晕，看了一眼耷拉着脑袋的刘强根，“就他？快退休了才弄个副科级，像和书记有关系的吗？要有关系还能等到今天？”

“说不准，真人不……”刘强根准备再往下说，新潮不耐烦地向他挥挥手，“算了，管他有什么关系，真人也好，假人也好，干好你自己的工作，抢不了你的饭碗。”

“有您这句话，我所有的心都装进肚子了。”听这话似乎他有十个八个心在肚子外面一样。刘强根又伸手推了一下刚才放在新潮办公桌上的两张纸，“新书记，我又写了份思想汇报，是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

新潮瞥了一眼那张布满刚脱离幼儿园级幼稚水平字的纸，“放那里吧——不用写那么勤，关键看表现，动机要纯正。”

“是，新书记，党章上说要实现思想上先入党。”新潮又瞥了一眼刘强根没有说话，刘强根很知趣地笑着退出办公室。新潮却突然又把他叫了回来，“昨天我们这里又有去堵县委大门的？”

“还是那几个难缠户。”刘强根见纸最终没包住火，只好如实交代，“新书记，您看能不能来点硬的？咱们不能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这样下去日子没法过。老百姓的臭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新潮没有直接回答，朝他摆了摆手，“走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注意别弄出影响来。”

刘强根笑眯眯地应着，倒退着出了新潮办公室。

第二章 走马上任



明天就要到大新乡上任了，杨百家在办公室整理行装。没有什么值钱东西，整整两箱子书，有上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红宝书”，也有本世纪刚刚出版的《中央 5 号文件一百问》。等他把书箱用麻绳捆好扎齐，回过头来检查书橱时，发现有一本书落在了里面，杨百家把它取出来，翻了翻，这是一本名为《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线装“老书”，页面发黄，个别页码已经脱落。杨百家拿桌上的胶水，将脱落的页码粘上去。

杨百家正粘书，陈思齐进来。“老杨，你的副乡级信访助理员的任命书我给你拿来了。”说着将一份关于任命杨百家为大新乡副乡级信访助理员的通知从提包里拿出来递给杨百家，并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只可惜这信访助理员已不再是尚德镇的了。”

杨百家接过通知没有看，顺手放在桌子上。“陈书记，你还有心开玩笑，不知道我心里是啥滋味。”

“我怎么不知道？你心里的滋味不比我好受！”陈思齐不想让这种不好受的冲动占据上风，立即转换了话题，指着满屋子的锦旗说，“老杨，这些你不把它带上，还想让它们挂在这里彰显你的丰功伟绩吗？”说完哈哈大笑。

杨百家也笑着说：“这又不是送给我的，你不看上面写的都是感谢共产党，感谢尚德镇党委、政府，还有你陈书记，哪有一个是我？我要带走了你还不骂

我是窃党窃国大盗——我是给你扛活的。”

陈思齐听了笑得更爽朗了，“我们都是给共产党扛活的，给老百姓扛活的。只要老百姓能说句共产党好，我们这些人就是死了都不冤——你不带也好，就让它们继续挂在这里，好让后来的同志也感受点压力，踩着你的肩膀往上走。”

“陈书记，你不要因为我不给你扛活了就连讽带刺的，我可受不了你的抬举。”

陈思齐忙叉开双手，做出推脱罪责的样子，“不，不，我哪敢，你现在是县委书记钦点的人才了，以后我就管不着你了。只希望有一天兄弟们到你那里取经，不要掖着藏着。”

“陈书记这是哪里话，经都在你这里。说实在的，信访工作就是一把手工程，离开书记的支持，信访助理员寸步难行。我还不知道到了大新乡会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干不好，被退回来还得请陈书记能给碗饭吃。”杨百家忽然变得一本正经起来，满眼深情，看得出他这不是客套话，更不是马屁话，而是真心话。

陈思齐没接着话茬往下说，而是偷换了一下概念，“好吧，中午我请你吃饭。我那里还有一瓶好酒呢。”

“你就知道我不喝酒才这么大方。”

“你不喝看着我喝嘛。我们无论如何也得贺一贺，毕竟提了副乡级，都50多岁的人了，不容易啊，值得一贺。洪书记说了，像你这样的同志，别说提半级，就是提一级都不过分——唉，他这个人就是口惠而实不至，我以为当真会给提一级，最后还是给提了半级。”

“这我都很知足了，一个兵蛋子出身，还能当国家总理？共产党已经很对得起咱们了，知足者常乐。”

由于酒里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一向以喝酒见长的陈思齐喝得酩酊大醉，就连平时滴酒不沾的杨百家也醉得躺在地上不起。两人醒了一夜酒。

第二天，陈思齐亲自驾车送杨百家到大新乡上任。

“我已经给大新乡的新书记通了电话，要他亲自给你接风洗尘。”

“你这个愿望恐怕实现不了。我听人讲，这个姓新的书记并不希望我去，今

天这个饭他未必能请。”

陈思齐一惊，问：“你从哪里知道的？”

“昨天一个姓刘的给我打电话，那口气好像是在提醒我，去就是找气受，没啥好果子吃。”

陈思齐沉思了一下说：“我去了，今天新潮就是对等接待也得出面吧，这顿饭他非请不可。”说完，又陷入了沉思。杨百家的话唤起他给新潮打电话时情景的回忆，当时新潮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冷淡，似乎还流露出些许不情愿。想想这些，陈思齐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判断，他原以为杨百家是新潮从洪书记那里挖走的，现在各种迹象表明这种判断是缺乏依据的。

陈思齐车开得很慢，有一种新手上路的谨慎。如果仅从驾龄上看，他已算得上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司机了，早在几年前他就拿到了本子，可本子有了但平时很少开车，今天能亲自驾车送杨百家，里面有太多的含义和个人感情。细细算来，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他和杨百家共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自己从到这个镇——那时还是乡——干副书记的时候，杨百家就直接在自己手下干信访助理员，十几年同舟共济，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十几年的相处，今天忽有一别，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陈思齐侧脸看了一眼杨百家，就在这一瞬间，他瞥见了不远处一片繁荣的工厂。看着那片对振兴尚德镇财政做出重大贡献、给全镇人民带来福祉的工厂，6年前的那次拆迁流血事件又像电影一样在他眼前重演。那一次由于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要没有那次大规模的拆迁就没有这个工厂，也没有尚德镇群众幸福的今天，实践证明那次决策不仅是大胆的、超前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正确的决策却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去贯彻，结果酿成了大祸，导演一出人间悲剧。他清楚地记得为那件事杨百家给自己顶过嘴，瞪过眼，甚至拍过桌子，但在一个党委书记面前，尤其是在一个急功近利、思想进入极端的党委书记面前，信访助理员的力量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杨百家最终屈服了、妥协了、听话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屈服、妥协和听话，没能使那场流血事件幸运避免。自己为此付出代价是咎由自取，而杨百家为此背负责任凭的又是什么？当时如果不是他的挺身而出，后果可能会更加不可想象，然而他的功没被人提起却有了过，这仅仅是

因为他在信访助理这个岗位上吗？每每想起这些，他都心神不安，而能让他稍感安慰的是，自己当时是有良心的，是为他说过话的，是替他作过辩解的，同时今天他终于得到了所应该得到的。

此时那片工厂也进入了杨百家的视野，唤起了他久远的回忆，那是一片多么让人至今都心潮澎湃的工厂啊。他侧脸看了一眼陈思齐，陈思齐没有反应，近似麻木。就在他视线移过陈思齐面部的一刹那，陈思齐两鬓的白发深深地触动了。两人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不曾发现他头上何时生出了白发。陈思齐是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在乡镇干，从最底层的办事员干起，一干就是20多年，仅在乡镇党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就干了近10年，要不是几年前的那次拆迁事件，也许他早被提了起来。好容易几年噩梦熬了过来，尚德镇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以另外一种姿态和形象再一次成为全县关注的焦点，陈思齐也再一次走在了人生发展的关键点。有位大作家说过，人生的路有很长，可紧要处却只有几步，这几步对于谁来讲都会特别在意、特别谨慎，而对有过沉痛教训和特别经历的陈思齐来讲尤其如此。可就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却把自己从尚德镇调到大新乡，陈思齐虽然没有给自己明说，还装得若无其事，他心中的痛苦滋味杨百家一品就知。

透过车窗，杨百家看到宽阔的柏油马路上不时有汽车越过，这是通往县城的一条交通要道，这是近两年尚德镇迅速发展后自己掏钱修的公路，乡镇境内有这么一条高规格的马路在全县尚德镇属首家，这是尚德镇的骄傲，也是这两年发展的见证，是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现实体现。杨百家似有一番陶醉地倾听着车轮碾压柏油和石子的声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想，此时此刻的陈思齐定然也陶醉在其中。路两旁稍远处是红墙绿瓦的人家，宅基规划得错落有致。几家红色的墙体上用白灰写着大而醒目的标语：“信访是群众的权利，守法是公民的义务”、“依法信访，依法办事”、“落实科学发展观，源头预防信访问题发生”、“坚持执政为民，做好信访工作”，这些标语杨百家感到太亲切了，这是他亲自提着灰桶一遍一遍粉刷的。

二人沉默良久，汽车在越过马路上一条沟时，差点发生倾覆，杨百家被吓出一身冷汗，于是拍着陈思齐的肩膀开玩笑说：“陈书记，你对我再有意见也不至于往死里整我吧？”

陈思齐有点惊魂未定，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道：“我就是对你再有意见，要死也是咱俩一块死。太悬了！”

二人下车检查了车况，没发现问题继续赶路。这一颠杨百家才发现他们早已出了尚德，进了大新地界，并已接近大新乡驻地。马路不再那么宽阔和平坦，两边的人家房屋墙壁上和马路中间突然横空出世的条幅上到处是“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卧轨堵路，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谁不依法信访，谁就是专政的对象”等信访暴力标语。

陈思齐意味深长地对杨百家说：“你看这些标语，多有才！”见杨百家直笑，便幸灾乐祸地说，“不用笑，有你受的。”

杨百家不假思索地道：“我就不信那个邪！”

陈思齐也笑起来，“狂，又狂！”

杨百家不好意思地说：“这口头语这辈子是改不了了。”

陈思齐郑重地说：“千万别改，做信访工作就得要有这种不信邪的精神。”

说话间，车子已进了大新乡党委大院。院子的破落见证着这里经济的困窘，但穷得整洁暗示着这里的主人并不是那么窝囊。院子里静得出奇，看不见一个人影儿。陈思齐和杨百家径直走到挂着“书记”牌子的办公室门前，敲了半天无人应答，回身转敲挂着“办公室”牌子的门，只听里面有人拖着长腔问：“谁啊？”陈思齐没有回答就将门推开，只见里面的人正把两条腿跷向办公桌，整个身子斜卧在椅子上看报纸。那人有气无力地扭过脸，简单打量了一下陈思齐和杨百家，很不耐烦，问：“干什么的？谁请你们进来的？！”

陈思齐故作谦卑地说：“我是尚德镇党委书记陈思齐，来前和新书记通过电话。请问新书记到哪里去了？”

陈思齐话音未落，那人急忙放下手中的报纸，把二郎腿从桌子上迅速抽下，由于抽得太急，整个人差点从椅子上跌出去，慌乱中整了整滑出耳朵根子的眼镜架子，忙说：“您好，您好。快坐，快坐。”拉出椅子来给他们二人让座，又忙着找杯子倒茶，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只豁了边的陶瓷茶杯。人多杯少，那人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在陈思齐的谦虚推脱下见好就收，挽回了满脸的尴尬和穷人才需要的那点面子。

“陈书记，真不好意思，事情太不凑巧了，新书记天不亮就到县城与一个日